

疯子丛书

昵称。是溺爱、嗔怪，也是亲密无间，隐含无限期待与热爱。

麻烦的青春
快乐的成长

● 风靡德国的时尚青春读物

● 销量突破150万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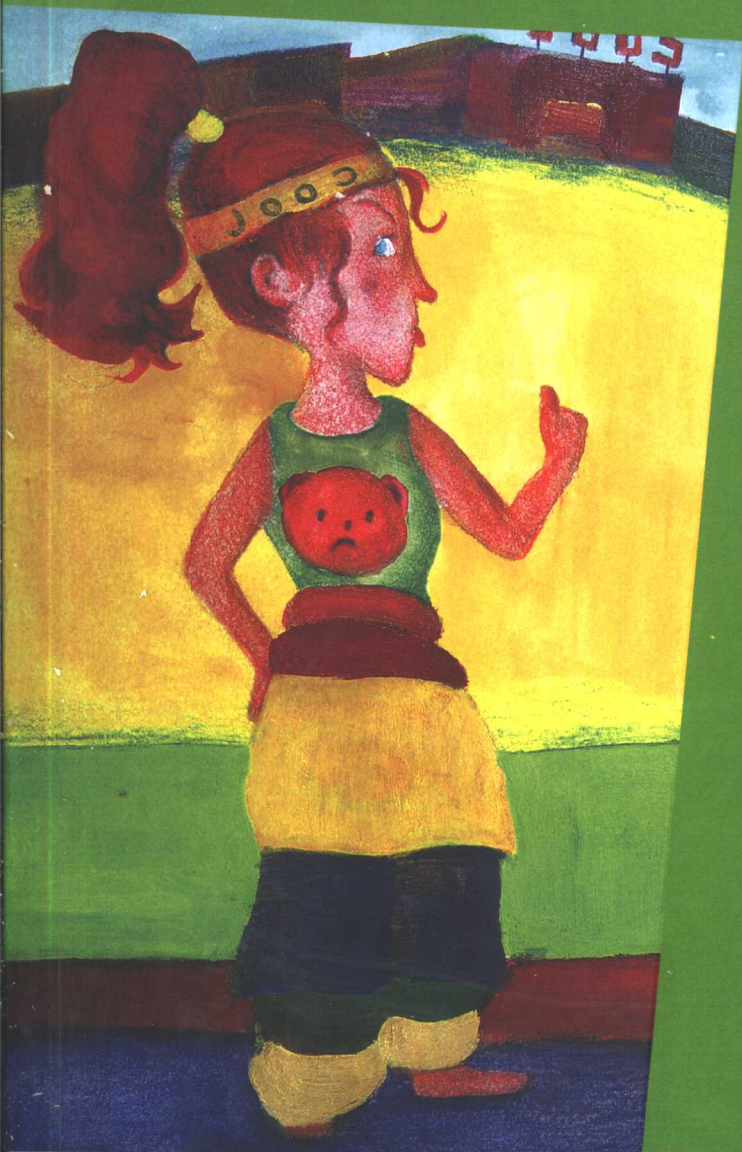
● 荣获德国多项全国文学大奖

● 德国各大书店长期在显著位置特辟展示橱窗

一个人的俱乐部

[德] 霍尔廷泽·乌里希 著

刘梅 译



接力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疯丫头丛书

一个人的俱乐部

YI GE REN DE JULEBU

[德] 霍尔廷泽·乌里希 著

刘 梅 译



接力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桂图登字: 20-2002-113

Hortense Ullrich, HEXEN KÜSST MAN NICHT © 1999 by K.Thienemanns Verlag, Stuttgart - Wien.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个人的俱乐部/(德) 霍尔廷泽·乌里希著; 刘梅译.—南宁: 接力出版社, 2003.1

(疯丫头丛书)

ISBN 7-80679-092-6

I. II. ①霍...②刘... III. 长篇小说—德国—当代 IV. 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96987 号

责任编辑: 余 人 陈 邕 封面设计: 中央美院版画系综合材料工作室
责任校对: 唐 艳 张 莉 责任监印: 刘 笠

出版人: 李元君

出版发行: 接力出版社

社址: 广西南宁市园湖南路 9 号 邮编: 530022

电话: 0771-5863339 (发行部) 5866644 (总编室)

传真: 0771-5863291 (发行部) 5850435 (办公室)

E-mail: jielipub@public.nn.gx.cn

经销: 新华书店

常年法律顾问: 天驰律师事务所

印制: 北京市朝阳区科普印刷厂

开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 / 32

印张: 5.125 字数: 81 千字

版次: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 001—12 000 册

定价: 11.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质量服务承诺: 如发现缺页、错页、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 可直接向本社调换。

服务电话: 0771-5864694 5863291

目 录

- 第一章 酷女孩俱乐部 / 1
- 第二章 战争就这样开始了 / 26
- 第三章 命运似乎出现转机 / 41
- 第四章 奇迹发生了 / 58
- 第五章 为妈妈找丈夫 / 70
- 第六章 耀眼的校园之星 / 89
- 第七章 男孩的第一份礼物 / 110
- 第八章 青春期综合症 / 140

第一章 酷女孩俱乐部

4月5日 星期日

一个日记本!太好了,我正缺个日记本呢。

“亲爱的约瑟芬妮!在我整个少女时代,日记是我最重要的伙伴。”姨妈在给我的信中这样写道。随信还寄来一个新的日记本。

真的——真是一个日记本。唉,至少比她平时送的那些睡衣要好多了。她送的睡衣没有一件符合我的口味,总是那种无缝的婴儿装式样,也就是上头有小熊小猫或小碎花之类的睡衣。

我妈却对这些睡衣珍爱有加,她说:“天天(妈妈对我的昵称),这东西真可爱,我真不知道现在还有这些玩意儿。”这话听起来话里有话,对吗?

这次是个日记本。都有电脑了,谁还用日记本



呢?没人会在床头柜的抽屉里放一个日记本了。而且,确切点说,床头柜的抽屉也已经过时了。

在当今信息时代,好奇的妈妈们的无论如何不再翻箱倒柜地翻查女儿们房间里的日记了,取而代之的是查找那些保存着秘密图片的磁盘。因此,就有了密码。越来越多的父母们在此期间掌握了令人吃惊的电脑知识,有的人的技能已经超过了把磁盘插入电脑的水平。听说,在我们一无所知地坐在学校里为前程而学习的时候,他们正在家里坐在我们的电脑旁,玩他们禁止我们玩的那些游戏呢!随便!

我该拿这个日记本来做些什么呢?

姨妈写道:“你可以在日记上写些不愿让别人知道的事情。”

我的生活里没有不能让人知道的事情,我的生活是一本公开的书,或者说是一本空白的书。

我的生活没劲透了。

我有世界上最令人头疼的妹妹、最杂乱无章的妈妈和最讨厌乏味的同学。

而这些可以让所有人都知道,所以,我要日记本做什么?

不过,以前情况也不总是如此。妹妹、妈妈当然是这样,但学校却不是,不久前还和现在完全两样



呢。

只是因为那个愚蠢讨厌的塞拉菲娜才弄成现在这个样子的。她把我们分成酷和不酷两种。我属于哪种呢？不酷的！！

其实酷和不酷至今也不是什么大事。本来就有些人其实很正常，却被人说成有病。但不知怎么我就和所有人都合不来了。

我突然成了不酷的，下午独自待在家里，真感觉有些莫名其妙。

在塞拉菲娜这条毒蛇出现之前，一切都好好的。我和尤利娅、琳达、伊莎贝拉下课后总聚在一起，有时也有我们班其他的男孩女孩。我们就是那么轻松地聚聚，在路上骑车或玩滑轮，或者在马厩里看马，和平、愉快，还有蛋煎饼。

后来，我们班来了个新同学——塞拉菲娜。

一开始，她小心翼翼地问，她是否可以和我们一起玩，我们答应了。当然了，为什么不呢，我们都是很友好和善的人。一开始她装得好像觉得一切都很好似的，特别是对那些和马有关的东西。后来，她开始慢慢地、假惺惺地向我们指出，我们过着完全脱离现实的生活。

没有人十六岁了还去看马匹杂志和漫画，有的



是给十几岁人看的杂志。另外,没人会在房里挂张马的宣传画,而是挂那些最酷的歌星影星的海报。我们这个年龄的热门话题不是编织友谊的花篮,而是男孩子。不过是那些真正的男子汉,他们至少得十七八岁。我们才不会和我们班的那些男孩子一起轧马路呢,他们还都是小毛孩儿,那样做会让我们自己丢脸。

大家都很有趣地听着这一切。

嗨,为什么不呢,总有要学的东西。塞拉菲娜向我们描述了酷孩子们的广阔世界,并给我们出了很多化妆和穿衣打扮方面的点子。

我发现,她自我感觉奇好,特别爱吹牛,便对她说,其实没有她的那些建议,我们至今也都生活得好的。

塞拉菲娜微笑着接受了我的话,但接着她便对我进行了狠狠的一击,手段如此之高明,以至没人觉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突然之间,塞拉菲娜就成了我们下午聚会小组的发言人。她说,不能允许任何人随便和什么人混在一起。现在,她将建立一个俱乐部,只有酷的女孩才可以成为俱乐部的成员。虽然我觉得这有些滑稽可笑,但还是被说服了。她认为安德利娅、古德伦和索

菲·玛丽是不酷的女孩。唉,好吧,她就是这么认为的,而且从一开始就把她们几个排除在外。但意想不到的是,还有我!

她接受成员的标准如下:她问我们爱上过谁,我立刻说:“没爱过人。”我还没有恋爱过。第一,我没爱过。第二,即使我爱了,我也绝对不会说出来,更不用说跟塞拉菲娜说了。此外,我总觉得男孩子都很蠢。

因此我被排除在俱乐部之外了,因为塞拉菲娜认为,还没爱过的人明显还是小孩子,所以这样的人对她的俱乐部没有意义。

接着,她又问尤利娅、琳达和伊莎贝拉。她们几个倒挺狡猾,不想犯错,于是便小心翼翼地问塞拉菲娜觉得谁棒。

塞拉菲娜说,这太容易回答了,在我们学校只有一个酷男孩——BJ,我们校园演唱组的歌手。

他十七岁,在九年级,其实他叫贝恩德·伊恩思,不过他不让别人这么叫他,连老师也不行。他有一个美式代号,由他名字的前两个字母组成。我们这些人之中至今还没有人想到要去爱 BJ。

但我的前女友们在听了塞拉菲娜的话之后,却全都欢呼起来:是的,她们也觉得 BJ 棒,她们早已爱上了他——而且已经很久了。



塞拉菲娜满意地点点头,然后,对另外那些不酷的女孩(当然包括我)说,这个俱乐部现在建好了,而我们这些不酷的人可以建立一个自己的俱乐部。

“也许可以建一个马俱乐部。”她说。但这话听起来有点刺耳。

我说,俱乐部之类的东西我觉得很老土。

塞拉菲娜只是耸耸肩,傲慢地说:“随你怎么看。”她挎着我的女友们的胳膊扬长而去。

嗯,这下好了。我的生活不仅无聊透顶,而且仿佛快到末日了。

不过至少我还有个日记本。哈哈!

4月6日 星期一

昨天傍晚,琳达又来找我了,当然是偷偷的,以防塞拉菲娜知道。因为琳达害怕,如果她和不酷的孩子说话,就会被赶出俱乐部。

琳达苦口婆心地劝我尽可能努力地酷一点,不要那么傻,要尽力去爱上BJ。如果塞拉菲娜看到这些,肯定会让我加入她们的俱乐部的。

我知道琳达想念我。她说,如果我也在俱乐部,她肯定会更加快乐。

我告诉她我会考虑考虑她的话。

也许我该做些让琳达高兴的事。

4月7日 星期二

我决定了。

我也会爱上 BJ。当然我这么做是为了让琳达高兴,不是因为塞拉菲娜那个愚蠢的俱乐部。因为她的俱乐部其实只不过是个 BJ—塞拉菲娜迷俱乐部,谁如果不是狂热持久地爱慕 BJ,就会让塞拉菲娜不高兴。

有一次,琳达说,她觉得帕特瑞克很好,塞拉菲娜立刻嘲笑了她。后来,琳达说,她只是开个玩笑,她爱的还是 BJ。塞拉菲娜说这样她才心安,否则琳达极有可能被排斥在俱乐部之外。

又有一次,琳达说她觉得尤斯土斯好,塞拉菲娜听了之后说,这根本不行,尤斯土斯是她哥哥,琳达应该严格遵守俱乐部的规定。

另一条规定是,俱乐部的人都必须认真倾听塞拉菲娜的话。课间她便给她的追随者们做关于生活该怎样进行的报告,下午下课后还提问。这几乎令人难以置信,可我说的丝毫不带任何夸张的成分。为了留在塞拉菲娜的俱乐部,成员们必须完成塞拉菲娜留下的作业。昨天,伊莎贝拉因为没有立刻回答出怎



么得到高亮度(她把凝胶和喷洒液弄混了),便得了塞拉菲娜的一纸书面警告。伊莎贝拉因此号啕大哭,琳达费了好半天的劲儿才使她安静下来。

塞拉菲娜有所有重要的音乐组合的亲笔签名,她知道明星们早饭吃什么、在哪儿度假、谁和谁吵架了。她知道必须怎样穿衣服才能征服那些男明星,并且打动他们的心,必须留什么样式的发型才能让十七岁以上的男孩坠入情网。

一句话,塞拉菲娜很酷。她自己这样说,在此期间她那个俱乐部里的其他女孩也这样说,而且她们当然希望塞拉菲娜的酷劲儿能够传播给她们。

我本来也能有点酷劲儿,现在之所以不酷,责任全在我妈。她总是无微不至地照顾我,以致我到哪儿都不酷。

她总是跟在我身后,拿着我的雨伞和雨靴——到学校去!冬天则抱着围巾和帽子。

她想不到我有很好的理由将这些俗气的令人尴尬的东西“忘”在家里。不过这还不算糟糕的,问题是她做这些事的方式。一般的妈妈会将这些东西挂在教室外边的衣帽钩上。我妈可不这样,她每次都走进教室去——上课时!怎样进去的呢——她踮着脚尖、引人注目地、窸窸窣窣地溜进去。第一次大部分同学

都把她当成一个蹩脚的小偷了，后来，她再来时，就有人叫道：“哈罗，索恩塔克太太。”

如果老师停下来不讲课，她就挥挥手大声嘟囔道：“请别受打扰，讲您的课吧！就当我不在，我马上就走。”

然后她就来到我桌边，用一百三十分贝的声音和我耳语，紧紧地拥抱我，好像我们得分开半年似的，这之后才又溜出去，这期间她至少被三个背包绊得跌跌撞撞。到了门边，她又转过身给我一个飞吻，时间长到老师问她是不是有哪里不舒服。

我的妈妈连连摇头：“没有，没有，一切都好，没什么不妥。这孩子只是忘了拿她的雨靴。请不要受我的打扰，我马上就走。”

然后，她把门开错了，我的意思是说，她摁下门把手，轻轻地往里拉，这时门喀哒一声锁上了。她又带着歉意地笑着转过身，低声说：“紧急出口，我知道——向外开，每次都这样。”让我又一次出尽洋相之后，她才终于离开。后来老师决定在门上挂个牌子，上面写着“向外开”——这是特意为我妈挂的。

几周之后，当大部分人已经忘了我妈的出现并停止拿我取笑的时候，她便又一次出现在门口，表演从头开始。



现在说正经的——这个世界上谁会做这样的事?!只有那种想让自己的女儿从地球上消失的人。

4月10日 星期五

现在,我爱上BJ已经三天了,还算成功。每次当我看见他,而塞拉菲娜又在旁边时,我便傻傻地看着他,轻轻地叹气。

但塞拉菲娜一直没跟我提起让我加入俱乐部的事,她只是说:“别想他了。”

我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是俱乐部接受新成员的一种考试?

我告诉她:“我能够爱上我想爱的人!”

我觉得这话听起来相当酷。

4月13日 星期一

我恨塞拉菲娜。

她告诉BJ我可能爱上他了。真无耻!塞拉菲娜说,BJ不让她用这种孩子话来烦他,他根本不知道谁是天天。

太尴尬了!

塞拉菲娜对我说,如果让别人看到她和我在一起会不好,她担心自己的好名声被我弄坏,因为我不

够酷。

这个讨厌自负的王八蛋！自以为很酷，真令人作呕。眨着涂了睫毛膏的眼睛，说着恶心的甜言蜜语，装纯情。没错，绝对涂了睫毛膏——在她的书包里有许多不同颜色的睫毛膏，做彩色画笔用。

她有求于人时，嘴巴比蜜都甜，糖尿病病人听了肯定会昏过去。

连老师也不能看穿她的把戏。呸！这些受过培训的灵魂工程师们，这么轻易地就被蒙蔽了。每当老师看不到她时，塞拉菲娜就向那些不是她俱乐部的人挤眉弄眼。她是个无耻又阴险的小人，但所有的人却都喜欢她这样。

所以，得有人做点什么事了。

4月14日 星期二

从今天开始，她成了我的同桌。

在班主任那里，她继续运用着她的眨眼术。塞拉菲娜觉得坐在全班惟一个不懂化妆技巧的人身边太有失身份。但因为 she 愚笨无比，所以她又需要一个可以让她抄袭作业的人。又因为那些母鸡们——也就是我的当然也是她的女友们，她们总是无所事事地待在一起喋喋不休，所以从现在开始，我只称她们



为母鸡——所知有限，她们的脑容量和一只母鸡的差不了多少，因此，塞拉菲娜的抄袭对象便选中了我。我的数学成绩无人可以匹敌，鲍曼先生对塞拉菲娜说，如果她的数学成绩不能再好一点的话，那她的前景可就不妙了。

于是她立刻开始讨好我，甚至邀请我去参加她的生日派对。

“天天，我最好的朋友，如果没有你，我可不知该怎么办了。”她总是演戏似的说着甜言蜜语（她看的肥皂剧太多了），拿过我的数学作业本，猛抄答案。我无所谓，这让我显得很酷。

4月16日 星期四

我但愿自己从未参加过塞拉菲娜的生日派对。

但愿我没听妈妈的话：“天天，我的宝贝儿，给她画幅画吧！”

她这样叫我的时候，我恨死了。天哪，我已经十六岁了，不再是宝贝儿了。

“给她画幅画表示很亲密，而且你画得很好，她肯定喜欢马，你们不是总在马厩见面吗？”

于是，我便愚蠢到家地没再多想，照着我的马匹海报中的一张临摹了一匹塞拉菲娜最喜欢的马，至

少那时她自己说最喜欢,画得相当好,真的。

但塞拉菲娜根本不觉得好,而且还拉下了脸,太尴尬了,在那么多人面前。

她无耻地奸笑着,用蜜糖一样的声音说:“哈,你的脑袋瓜里还是除了马没有别的。”然后,她便意味深长地看着另外那些母鸡,用尖尖的手指把我的画放进那些旧纸堆里了。

那些母鸡们格格地笑着,叽叽咕咕地说个不停。我当时想,我要死了。

是的,我蠢透了。我早该知道。

不过,这该是我妈的错,她不可以向她十六岁的女儿建议,给一个十几岁的酷女孩画幅画作生日礼物,不过这不是主要的原因。

如果我妈没取消我的零花钱,我本来可以送塞拉菲娜一张 CD。噢,不,上周她又得到了一次教育我的机会,并说得给我上一课了。

只因为我弄混了那些该死的演出服。

事情是这样的:我妈在一家剧院工作,她从剧院给我打电话,像以往一样混乱和匆忙——通话一般是这样进行的,心不在焉,不知所云:“天天,小宝贝儿,你得帮我个忙。赶快把我放在家里的妖怪演出服带到儿童剧院来,演出马上要开始了。”

